



晚霞 ■陈明松

■意犹未尽 ■

援藏,人生的又一次转折

■陶文权 文

援藏,对于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不久的我来说,是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。

虽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但西藏拉孜美丽的自然风光,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、善良淳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到拉孜县里以来,我积极参加小组组织的各类学习讲座,从县情、维稳、藏族文化、风俗和“老西藏”精神等多方面深入了解拉孜的基本情况。积

极参加县里组织的各项活动,主动适应藏区生活习惯,尊重当地风俗,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,关心当地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,力所能及解决干部群众的所想、所急、所需。下一步,我与小组其他成员一道将尽快走访和调研我县的所有乡镇,踏实工作,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和群众生活中,早日赢得当地干部群众的理解、信赖和支持。

我们援藏拉孜小组6名同志,都来自上海杨浦,在万里之外的西藏开展援助对口工作,大家同工作、同学

习、同娱乐、同吃一锅饭,可以说是一种缘分,我们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。无论是工作上的事,还是生活、身体上的事,大家相互关心、相互提醒。无论是谁,工作中遇到困难,我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解决;如果是身体上出现不适,大家一起问寒问暖,每一个小组成员都感觉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我想,通过三年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,增进的不单单是相互的感情,还有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
进藏后,除了要忍受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家人的牵挂,更要承受头痛、胸

闷、心跳快、气喘、呼吸困难、失眠等高原反应的痛苦。同时,由于近期以来,白天雨水多,夜间风大,气候干燥,昼夜温差大,早上起床后,鼻孔常带有血丝,因为担心感冒生病,通常一周只洗澡一次。

在内地一场很普通的感冒,在西藏却要高度重视,一旦治疗不及时很容易引发高原肺水肿等恶性疾病,甚至有可能影响生命,可以说,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,每天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。

面对这些困难,一要靠自己的意志咬牙坚持,并鼓励自己做到“缺氧不缺精神”,二要用“老西藏”精神鼓励自己,想想那些在西藏一干就是几十年的汉族干部。在亲身经历和了解了种种情况以后,进一步磨练和砥砺了自

己的意志品格,也使得我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。

告别故乡和亲人,踏上雪域高原近一个月来,我见证到前七批援藏干部同拉孜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结下的深厚感情,感受到拉孜人民对我们上海援藏干部的真挚热情,感受到拉孜人民对稳定、建设和发展的渴望,感受到对口支援建设给拉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。作为援藏干部中的一员,我为能够代表上海为西藏拉孜人民作出一点贡献感到无比自豪,也更加坚定了我用援藏梦引领个人梦,让个人梦服从援藏梦,把自己的个人成长进步与实现援藏梦紧密结合起来,在实现援藏梦想的实践中书写人生华章。

■时令小语 ■

八月,去南汇吃水蜜桃

■施月波 文

去南汇吃水蜜桃成了沪上夏天的一道风景。其实,六七月份上市的桃子,大都为早生,苍黄,早、晚白凤等品种,都不属于水蜜桃范畴,就像市场上叫卖的南汇8424西瓜,货真价实的有多少?大多是扯虎皮拉大旗。

真正吃水蜜桃的日子是在每年8月10号左右。这里,我说的是老品种玉露水蜜桃。其时,玉露水蜜桃已上市一星期左右,没有上市伊始的涩嘴,也没有落市时的酸味。该桃个不大,1斤4只左右,玉色中泛着霞红,味甜清口,气郁芬芳。放几个在房间,桃香扑鼻。但市场上供应的大都是七八分熟的,因为玉露水蜜桃太娇嫩,长熟了经不得一点点晃动,哪怕采摘时也要轻手轻脚,否则就会泛出碰伤的指印。这七八分熟的滋味当然比成熟的差些了。

要吃顶级的玉露水蜜桃,须到农家果园中现摘现吃。方法是挑十

分熟的,摘下来就能剥皮的那种,汁多味甜,入口即融,幽香满嘴。倘用手把桃子四周捏软,用一管吸之,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是。更考究的,吃前放在桶里吊在井中一两小时,滋味就更清凉甜润了。

去农家吃桃,首先要把握好时间,一定是连续几个晴天后,这样的水蜜桃就不会被雨水稀释了糖度而品起来略显清汤寡味。而且也要挑好的果园,最佳是芦潮港一带海边盐碱地上的壮年树,土质好,生命力旺盛,桃也结得特别香甜。

八月,在晴朗的日子里,回南汇老家吃水蜜桃,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享受。夜晚,忙碌了一天的一家老小围桌而坐,席上桃梨瓜果氤氲着泥土的清香,草木的清香,稻黍的清香,浸润着家乡河水的甘甜。朗月星空下,凉风送爽,流萤闪烁在纺织娘不知疲倦的穿梭声里,一二声蝉鸣悠长而婉转。捧一个温凉如玉的水蜜桃,轻轻咬一口,便是一生的魂牵梦绕。

■人生智慧 ■

红了樱桃

■赵韩德 文

偶在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上见到题画的片言只语,牢牢吸引了我:“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

赶紧查原词。读罢原词《一剪梅》,我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:“蒋捷”。在李煜、冯延己、晏殊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苏轼、辛弃疾……等名家强光的遮蔽下,恕我学浅,这个名字似乎有点生疏。

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(南宋·蒋捷):“一片春愁待酒浇。江上舟摇,楼上帘招,秋娘容与泰娘桥。风又飘飘,雨又萧萧。何日归家洗客袍?银字笙调,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

生出想读蒋捷全部词作的热望,特意去购买了蒋捷的词集《竹山集》,到家即读。

何谓好诗词?鄙人私下有两条“土标准”:一曰必须情感真挚;二

曰文字应是“天然好言语”。《一剪梅》当之无愧。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,大白话写出无限诗意,景色无边,令人心绪摇曳。江湖漂泊的困顿、旅途所遇的迷离、借酒浇愁的感慨、时光流逝的无奈、游子思家的心情、对故居安宁生活的渴望……,交织到最后,竟化作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!它与“大江流日夜”、“明月照积雪”、“池塘生春草”、“长河落日圆”、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、“舞低杨柳楼心月”、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等一样,当是诗词之极致。

蒋捷之后700多年,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,著名艺术家丰子恺先生,颠沛流离,携家逃难。从浙江逃往四川的途中,又逢春天气节,花红柳绿,而景致、生活已无复当年。丰先生慨然作诗:“红是樱桃绿是蕉,画中景物未全凋。清和四月巴山路,定有行人忆六桥……”六桥者,先生故乡小桥也。丰先生“触景生情”地引用蒋捷的词句,是蒋捷的身世,深深引起先生共鸣。

蒋捷晚年所作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,高度概括了一生经历和复杂情

怀,将漫长人生(蒋享寿91岁)过程浓缩于尺幅小词之中:

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

《竹山集》除了上述的漂泊生涯,还有赠答、应酬、题咏、记梦、惜春、节令、言情等等。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情味非常感人,如《贺新郎·兵后寓吴》写道:

“深阁帘垂绣。记家人、软语灯边,笑涡红透。万叠城头哀怨角,吹落霜花满袖。影厮伴,东奔西走。望断乡关知何处?羨寒鸦、到着黄昏后,一点点、归杨柳!”

一点点、归杨柳!

读完《竹山集》,我眺望南天。蒋捷家族世代忠良,节气传家。祖先中,有的在北宋靖康年间英勇抗金而死;有的在南宋绍兴中因试图解救岳飞而冒犯秦桧被闲置。其中一位先人蒋蒂,考中进士,因拒绝秦桧的拉拢,被“终其世不召用”。蒋捷亦是,隐居竹山浪迹江湖,甘于淡泊义不仕元。